

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平路、郝譽翔、郭強生、陳雨航、蔡素芬（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蘇飛雅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二屆臺北文學獎小說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三百三十七件來稿，經初審後共有一百九十九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陳雪、童偉格、成英姝、何致和於三月十一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五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平路、郝譽翔、郭強生、蔡素芬公推陳雨航為主席。本屆小說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郝譽翔：本屆作品有許多屬傳統寫實手法，描寫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或情感轉折。整體水準缺乏特別突出、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其次，徵文主題是「臺北經驗」，有一些描寫城市生活經驗的作品，將它放在臺中或高雄也成立。這次作品的表現相對於以往稍弱，比較可惜。

郭強生：這次作品有個共同點是造句能力不足，語句不連貫、很鬆散。另外，幾位作者在安排角色遭遇時宛如隨機殺人，缺乏人性的邏輯跟同理心，而是採主觀的揣測；寫這類作品時，應對所有角色的心理背景有所理解與掌控較好。其中表現較好的幾篇，應是有閱讀的習慣，鍛造出來的思路軌跡或脈絡比較清晰。

蔡素芬：本屆仍有些作品讀起來滿有樂趣，題材很有趣。我很好奇這些年輕作者寫作的動機，究竟是內在的發洩，還是想藉小說對某種現象進行探索或尋找人生的答案。有些作品就是一種發洩與惡念的形成，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惡念。另外，是結構的問題，短篇小說的故事開始與結束，整個過程應有種技藝在裡面；有些作品找不到意念脈絡，敘事主軸不清晰。

平路：我將作品分成兩派，一派是郝譽翔講的「老派感」，描寫一個真實的故事，社會底層的眾生無路可出的困境，如老少配、陸臺配或中年的情慾困境；另一派在寫實之外，屬於比較多用現代小說技巧的小說。作為評審，希望看到更多的新意，想像力外延，或和大環境對話。雖然想像力跳出寫實的架構時，很容易出現破綻，但我仍期待看到更多勇敢而創新的作品。

陳雨航：徵文辦法只要求「臺北經驗」，這個條件可以放後面一些，甚至沒有寫臺北，但讓評審覺得作品跟臺北有相同處境也行。而不是寫了臺北，內文也出現臺北的街道或建築，但我們都知道那不是臺北。大體而言，傳統寫實的作品，缺點比較少，讀起來也比較熟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總有些缺點，甚至很難自圓其說，不懂要講什麼或是它的指涉，很可惜。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首輪投票各自圈選四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 〈淨女〉（郝譽翔、郭強生、蔡素芬）
〈綠、橋〉（郝譽翔、陳雨航、蔡素芬）
〈老鍾〉（平路、陳雨航、蔡素芬）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郝譽翔、郭強生、蔡素芬）

兩票作品

- 〈阿蓮〉（平路、郝譽翔）
〈孟甲〉（平路、郭強生）

一票作品

- 〈之後〉（陳雨航）
〈圈養〉（平路）
〈異土〉（郭強生）

〈夜遊〉（陳雨航）

○票作品

〈極樂之島〉

〈收音機〉

〈少爺〉

〈掛回的鐘〉

〈生日快樂〉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之後〉、〈夜遊〉

陳雨航：〈之後〉和〈夜遊〉兩篇我都有投，一起討論。兩篇作品文字的流暢度，沒有太大的問題。〈之後〉

講的是無意中的惡，後果卻嚴重到出乎預期，一個人對自己的言行有強烈的罪惡感，我很認同這個主題。

〈夜遊〉使用兩個角度來處理「我」，裡面有故事，但是有些缺失。

蔡素芬：〈夜遊〉採兩個敘事觀點，「我」和「她」，一個是內在我，一個是外在我，可是事實上這個人沒有能力去有所作為，講一種虛無感、廢人的狀態。然而這兩個不同觀點的交換，有沒有必要性？為什麼要抽離自身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用「我」或用「她」的效果一樣，這篇不像懺情，若視為告解，語言就稍嫌囉唆。

〈之後〉是描寫兩個十八歲青年的無所事事與對女性的慾望，在一次酒會裡人生就各自轉彎，轉折很大，可是事件與角色內在的交織，缺少深刻、具說服力的理由，只讀到厭世的狀態。

郭強生：作者對〈之後〉的主題掌握得很好，人生會困在自己永遠沒有答案的一個質問裡頭；缺點是對張曉婷的處理太輕忽，後來的形象太样板了。作者可能太年輕，對人生十年會產生的變化沒辦法掌握。

〈圈養〉、〈異士〉

平路：〈圈養〉寫香港的生活。缺點是無論用字、情境，包括「那個男人在酒吧區流連很多年了」、紛亂舊社區的樣貌等，與臺北的連結確實勉強些。但作者很細膩的描寫人物間的疏離、親密、充滿期待又走不出無望的氛圍。這股漫長的悲傷，起源於一個造成女子流產的意外，原來能維持平衡保有小小快樂的同居生活整個走了調，女人獨處的時間很長，男人在外的時間更長，疏離到連魚缸裡面的魚少了幾尾，男人也沒有感覺。有些文字敘述讓讀者覺得貼心，譬如說到被撈起的死魚明顯地造成了一個缺口，而魚缸裡其他的魚會游著游著過來填補這個缺口等等，女人身上有洞，尤其是嬰兒床搬進又送走

的描寫，描述女性細膩心境很到位。而池塘、嬰兒腰凳、劊房、長洲坪洲大澳，地域很明顯是香港，然而，作者有駕馭文字的能力，這份文字嘗試是有意義的，也值得鼓勵。

郭強生：〈異土〉文字喚醒我們去年活在臺北的詭譎氣氛——城市陷入中、港之間的拉鋸，有意思的是，他修的這門課叫「語義學」，與社會上，包括兩岸三地間種種政治、文化上的破碎現象做對照，是這一批作品中比較特殊的體裁，也呼應臺北集體的浮動與躁動，雖然看起來像是香港的問題，但是也能體會到臺灣幾乎一觸即發、兩邊連線的緊張感。

陳雨航：〈異土〉一直用「島國」稱呼馬來西亞，我過去沒有聽過這樣的稱呼，所以曾詢問過馬來西亞朋友是否會使用「島國」？朋友回答馬來西亞是半島，不會自稱島國。

蔡素芬：〈異土〉故事中提到的學生組織和在機場制暴的狀況，臺灣感不夠強烈。「語義學」是對照故事裡的「臉盲症」，因為不能辨識臉孔，得靠語言和聲音去認人，成了一種「處世原則」。故事有提到語義學教授上課時，別的班一直來借粉筆、借桌椅，甚至借教室。如果想要連結學生團體的正義感，必須提供更多的線索，否則太單薄。

〈圈養〉是寫實的手法，文字很漂亮細膩，生活感很強，年輕女孩找到一個男人，就這樣相處下去，父母雖然不滿意，最後也接受了。可是兩個人同居後就懸在那裡，似乎沒有正式的結婚，懷孕又流產。我們看到一種無望的、必須如此且必須接受的人生狀態。我很喜歡這篇作品，但因為只能選四篇，最後沒有選它。

陳雨航：〈圈養〉這篇細膩描寫她和她父親的關係、與男人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但香港風景太明顯，與微

文主題不合，所以未選。

郝譽翔：我很喜歡〈圈養〉這篇作品的文字很細膩、非常好看。只是這篇作品有點出地名，如坐船到長洲、坪洲、大澳；形容房子是兩百平方呎，我們不太會這樣形容居住空間。有些用詞看不太懂，包括嬰兒腰凳、劊房等廣東話用語，離「臺北經驗」的確太遠了。我同意蔡素芬所說，作者寫出了一個情境，但也就停留在被「圈養」的狀態當中，沒有想要反抗，乃至於這個人物從頭到尾都沒有產生變化，甚至沉溺其中。若要進一步追究深意，會是什麼？另外，小說細節有瑕疵，例如對女孩父親的職業，前面說退休前是國際學校的副校長，後來又說是當警察，前後接不上。有些細節可以再思考。

兩票作品討論

〈孟甲〉

郭強生：〈孟甲〉有臺灣男生「買A片」的共同記憶。以這個為場景和背景確實很有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對性的完全樣板的想像，這是一種被文化或者被道德制約後的想像。兩個中老年人對性的重新探索，這一塊處理得有打動到我，尤其賣A片的老人從來沒有真正的經歷過性高潮，不是生理上的問題，而是心理上的。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男性角色出現在臺灣小說中，講到男人與性，之前的作品都誇大了肉慾部分。孟甲知道自己老了，看到一個不幸福的女人到了晚年還企圖尋找她失落的東西，還在想有沒有可能得到解答，完全跳脫了純粹寫「一個失落又沒落的行業」。除了書寫的功力不錯外，作品中有很多東西值得思考。

平路：相較於其他作品，這篇更容易讓人想到臺北——艋舺、後街、夜市，很鮮活好看，有趣也有在地感，更重要的是破解原先對於性的刻板思維。A片中的性別關係常是最刻板、最套路、因之沒有想像力的一種接觸方式。繞著A片環境，這篇作品反而寫出最atypical、最不典型的，人和人之間的親密接觸方式。A片的套式，若以「好萊塢」電影的餵養方式有些相似，而「好萊塢」指的若是人們熟知的視聽娛樂套式，那麼，這篇作品描述的情景看起來像是異端，沒被「好萊塢」餵養過，世界完全不一樣，但或許這反而是很多人的日常！城市各個角落裡，每個人都找到最獨特的方式，跟另外一個身體做出最獨特的溝通。這篇作品寫出這個事實，而且寫得很有趣，將文字的功能發揮得盡致。

蔡素芬：這篇作品確實寫得完整有趣、文字流暢，但是很難看到其他特殊的亮點，故事裡的玉滿為什麼大哭？是因為不符合期待，覺得六十幾歲的女人跟五十幾歲的阿伯在一起很丟臉？還是因為面對臨檢，害怕而且不願意拿出身分證而大哭？哭泣應該是重要的轉折。她的大哭讓孟甲硬挺，我覺得有點費解。

郭強生：我覺得他們一直被性的某些東西框住，一個短暫的邂逅，讓他們好像可以脫離世間對性的規範，最終卻破滅了。對女生而言，被臨檢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但對男生而言，反而產生衝撞。警察的出現不是法律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意識型態上的，畢竟她比他更傳統一點，年紀也比他大，所以對於性這件事仍是覺得羞恥。

平路：再補充一點，她哭可能是因為她被認為是賣淫的。她的名字也很有趣，叫「玉滿」。

郭強生：慾求不滿。

平路：描寫玉滿大哭有一句寫得不錯，「但哭得沒有很真」。作者沒有著力在描寫玉滿，反而描寫孟甲的筆

調比較熟稔。

郝譽翔：這是一篇完整、好看的故事，很多細節處理得很精彩。不過它看似寫實，但設計痕跡很強的作品，很多片段讀起來不那麼真實，也沒有辦法說服我，例如剛剛談的玉滿的大哭。雖然對玉滿的描寫不多，但依小說線索，應該是位六十幾歲有點風塵味的女性。臨檢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如果沒有做什麼事，被臨檢會不會這麼慌張？而玉滿表現得像是十幾歲的小女孩被抓到與人家上旅館開房間。

郭強生：玉滿有六十幾歲那一代女性的壓抑，幻想自己要穿成妓女才有高潮。這篇作品的確是一部描寫性幻想的作品，不是純然寫實。孟甲喜歡乾癟的老女人，而玉滿幻想一輩子不敢做，就做了這一次，她還是那個十七歲沒有性經驗的處女，當警察來臨檢就哭了，覺得自己很骯髒。這些條件反而讓孟甲硬挺了。每個人的性幻想不是我們以為的那個樣子。

郝譽翔：小說人物的設計部分，應該要再多給一些線索。賣A片的孟甲，應該已經是閱人無數，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被玉滿打動？而且為什麼是五、六十歲的玉滿開啟了他被禁錮已久的慾望？這部分我比較難以想像，但確實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說。

陳雨航：〈孟甲〉和〈老鍾〉、〈淨女〉可以放在一起討論。前兩者的主人翁差不多都是五、六十歲，且都是老老配。〈孟甲〉和〈淨女〉，一個講男性，一個講女性，都詳述個人很私密的部分。孟甲從年輕就在艋舺的地盤上奮鬥，是個老江湖，根本不怕警察。閱讀過程中，我會期待更多意外的情節出現，最後他只是「硬挺」，硬挺對他不是問題。我不覺得最後那個衝撞是小說、戲劇的高潮，那樣的結果讓我有點失望。我期待有更多心理上的描寫。另外，故事一直都是用「他」進行敘述，直到第三頁最後

一段「孟甲」這個名字才出現，滿奇怪的，應該可以更早出來。所以我會偏好〈淨女〉多一點。

〈阿蓮〉

平 路：這是寫實的、角落人物的故事，讓我想到臺北的都市角落。故事很平常，女人嫁的先生看起來非常不務實，她日夜辛苦地經營小店，讀者就像站在砧板旁，看著她一刀一刀剝下，文字強烈，描寫如何剝碎肝、肺、心、腸，藉著動作、聲音抒發女性身心傳達不出來的鬱悶。但當她變得柔軟，又是一番風情，對比和小紀的相濡以沫，寫得很淡、很溫暖。丈夫是最親近的人，也是最疏遠的人，絲毫不是互相依靠的夫妻，反而更真切寫出生活的狀態。

郝譽翔：在這屆傳統老派的作品中，我比較喜歡這一篇。藉由開在臺北蛋黃區的一個麵攤，跟鄉鎮生活差不了多少，打破了對臺北都會的刻板印象，藉由一個每天在剝各種內臟的麵攤老闆娘、來到麵攤的各種階層的客人，書寫女性內心的世界。她要顧麵攤、照顧小孩、應付總是爛醉如泥的丈夫，以及丈夫帶回來會把店裡弄得亂七八糟的豬朋狗友們，寫出了真實的、生活在社會底層女子，所具有的強悍的生命力量。雖然描寫丈夫阿峰的片段不多，但能感受到是不負責任、依靠老婆的性格，某種程度上捕捉到臺灣社會的某個面向。

郭強生：這是一部大家都很熟悉的鄉土劇，太典型了。對老公又恨、又疼惜，雖然恨到每天都想要剝下去，但又跳到晚上舔老公的生殖器覺得很幸福，這些轉折缺乏深入描寫。小說用大量篇幅描寫她不停地切，一副很忙碌的樣子，卻欠缺對這位中年大嬸的心境體會，過於輕佻瑣碎，也不敢碰觸底層民眾討生活

的「眉角」。

蔡素芬：阿蓮賣麵的形象非常細膩，在麵攤上處理內臟、與客人的相處以及所表現的人情世故都到位，因有人情味所以她一直惦記要去醫院看小紀。她對老公的生氣利用切心、切肺的動作表現，但故事看不出她的老公阿峰的形象。李昂寫〈殺夫〉有屠夫對妻子暴虐的形象，所以才有殺夫的動機，但此文阿蓮對老公充滿恨意，可是看不出阿峰到底有多壞。阿峰是個計程車司機，常帶一群司機朋友回來。司機工作時間很長，夫妻常是見不到面，阿峰做了什麼事讓她這麼憤怒？這裡沒有提供線索，缺乏說服力。後面有補述一段夫妻間的親密接觸，若真的恨他，為何不利用這個機會做點什麼？或者該有一些心理轉折或矛盾的陳述，即使是暗示也可。

郭強生：但也沒有很厭惡，她還是很愛老公，最後也發現豬朋狗友在家裡幫忙，她雖然每天都很氣老公，但也沒有覺得他壞到不可原諒，這中間的平衡拿捏得不好。故事結束在從醫院探病回家後，老公的豬朋狗友在幫她洗盤子、收店，為什麼突然轉為溫暖的結束？沒有描寫她的情緒起伏，沒有處理她的生活、情感與內心衝突。

平路：我補充一下，她沒有覺得為她丈夫口交的時候很幸福。另外，可以推測的是，老公的朋友們同樣都是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的辛苦人，而她去醫院探病的小紀，應該是同業或是同樣生活情境的人，這些人會互相幫忙、照顧，這部分是溫暖的。

陳雨航：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閱讀很多小說都有這種米粉攤老闆娘的形象，也就是「米粉嫂」。這篇的重點不在於她切什麼東西，而是她的人際關係，她和男人之間的關係。這篇作品的亮點是用特寫的手法描述她

一票作品討論**〈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切菜時的動作，非常強烈。但其他的就顯得弱了。這篇作品對庶民生活的勾勒還不錯，對阿蓮的漫長生活史也有描述，但對引起她強烈情緒的先生，出場的時間卻太短了，也沒有交代他做錯什麼事，讓阿蓮這麼恨他。故事有描寫先生的朋友來吃飯的情節，我本來期待後面會有故事發展，但卻沒有。而先生的朋友來吃飯，先生總是不在，這點也讓我感到好奇。

蔡素芬：這篇是醫學的題材，這方面的在我們看稿經驗裡比較少。故事談到一個學生必須經過臨床測驗才能成為醫者的壓力，作者將新聞報導、測驗表格、測驗形式都放進來。一個資優的醫學生從醫學校畢業十二年多，後來罹患憂鬱症最後跳樓自殺，這個線索從兩個人不參加畢業典禮，跑到陽臺上的對話開始，埋下「關於人生是不是還有別的選擇」的伏筆。其中有一個很象徵性的「鼻胃管測驗」，鼻胃管只能插右邊不能插左邊，就像人生的選擇，要選對邊。醫生的壓力在於必須治癒病人，但很多病人是救不了的。這個測驗的最後一題是把學生安排到真正的病人面前，呈現醫生所承受的壓力。成績最優秀的人學醫，要負責把病人醫好，可是誰來關心醫生的心理狀況及所承受的壓力？故事中有投機取巧的人因為詐欺圖利等事件而身敗名裂，藉這個過程呈現醫生的選擇，有正派的醫師一路往前走，也有人無法忍受人生就這樣被設定，也有從中找投機取巧的機會，雖然也是一種紓壓的方式，但最終成為醫界的敗類。這篇小說帶給我很難得的閱讀經驗，它對怎麼樣成為醫生以及這些人可能遇到的處境

及結果，做了一些探討。

郭強生：我很喜歡這篇作品。故事場景是他已經成為醫生在帶實習醫生的過程，在他一念之間，帶出醫師的訓練過程。難得的是文字不帶批判，而是讓故事角色自己去撞擊；篇名也取得非常好，有所謂的「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嗎？真的有所謂的客觀嗎？這不只是蔡素芬講的訓練期間的壓力，還點出訓練本身充滿了盲點跟漏洞，最優秀最適合當醫生的人，可能過不了測驗。而能夠過關的人，反而是最不關心、最無所謂、最會考試的一群人。在當下的世界情勢中，作者能用帶著一點點抒情味道的方式，講一個很嚴肅沉重的問題。一個好的小說家，就是要能耐住性子，沉穩的掌握節奏，讀完之後，仍會感受故事衝擊的力道，引人思考。故事中的角色，每一個都很鮮活沒有樣板。最後一個考驗不計分，但實習醫生卻要面對真的病人，唯一通過這個測驗的是意見特別多的廖本揚。所有角色的個性、測驗中的結果，都是合理、具有說服力。小說的技藝非常飽滿，有趣之餘又能切入現實，並且提出哲學層面的思考。

郝譽翔：這篇小說在本屆作品中最能讓人眼睛一亮。作者的企圖心最大，觸及的層面最豐富。就小說的技法而言，我都同意兩位評審所說，非常純熟而且大膽地融入各種形式，又不會讓人覺得生硬或格格不入。故事中很多的測驗也設計得非常有趣，例如「壞消息告知」和「同理心展現」，原來是有一個流程；同時也相當反諷，這是一篇以醫學為題材的小說，可是同時也在顛覆醫學的制式化，原來所謂的同理心也可以用公式來展現的荒謬感，因此文學才有它存在的空間。因為同理心是再高明的醫生，再高明的醫學教科書都沒有辦法教導的事，這樣的顛覆和思考很好。角色的設計很有說服力，而且各自有一個象徵意義，看似都是人生勝利組，也會遇到所有人都會遇到的人生困境跟抉擇。最後拋出了一

個從醫學開始走向哲學的命題——人生如果有選擇，那到底哪一條路是正確的？值得一讀再讀。

陳雨航：這篇小說給我的感覺是人生也是一個臨床測驗，我們比較像那個被臨時安排參加沒有分數的測驗的實習生。前面的表格還不錯，但後面的新聞寫作我不太認同，由於版面的限制，報導要在一開始先寫重要的事情。另外，這篇如果寫長一點會較完整，例如李可茂自殺很讓我震撼，但是著墨太少，李可茂在畢業前就已經很優秀，為什麼在畢業時要質疑自己的前程？醫學院要七年才畢業，這個時間絕對足夠人去思考。但作者只描寫了一點點就要讀者接受他因為憂鬱症而自殺，我不太能接受。

平路：我同意幾位評審的意見，這篇的優點在於創新和企圖心，但我們要注意因為題材的特殊和寫法的創新而忽略掉一些犯規的地方。最犯規的地方是這篇可能是一位在學的醫科學生所寫，因為故事中的主人翁，畢業後十二年間的閱歷完全扁平掉，看不到人物經過時間，回溯過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時在心理上的某些變化。作者使用同樣筆法寫十二年前當學生的回憶與現在教學生的狀況，讀來不太有說服力，好像只是外插幾個十二年之後的回溯。這篇是有新意的作品，對創新的作品，因為也挑戰讀者的閱讀慣性，我們對它的要求相對也應該更高。

郭強生：我的解讀是這篇作品想告訴我們，這十二年來對實習生測驗的方法完全一樣，沒有與時俱進。整個訓練制度乃至思維模式都是一樣的，暗示醫生這一行可能是不進步且高度扭曲。只有李可茂拒絕被扭曲、被模式化，才能夠超脫一切，而其他入不管主動或被動都接受了這種扭曲，因此能順利活下去。

平路：十二年後完全一樣的筆調、想法，也許是醫學院的制度使然，但角色心理的變化缺乏層次感。

郭強生：或許作者強調的是他在指導鼻胃管的當下、那一念之間，過去種種全部湧現，是意識流筆法，以此呈

現訓練方式的封閉與僵化，連該問的問題都一樣，由此接回當初當學生時的心態和回答，是有意的混在一起。

蔡素芬：這篇作品確實有多重的解讀意義。我一直覺得插鼻胃管方位的選擇，是象徵也是隱喻。當初長時間的訓練是為了日後能夠好好處理醫病關係，但這真的是人生最好的選擇嗎？

〈老鍾〉

蔡素芬：這篇滿有趣的，應該是一位懂編劇的作者所寫。一個終生未娶的阿伯，在臨老之際突然周旋於兩個女人之間，本身就很有趣，也把情境經營得很可笑。雖然歷經周折，但在兩個女人之間還是不知道該如何選擇。他被大陸妹玩弄了，最後又回到春枝的身邊，春枝也收留了他，是很有戲劇感的作品，緊湊有趣，但這樣的寫法餘味比較少，赤裸裸地告訴你一切事情。

平路：這篇的用詞、轉折、心理變化都處理得頗為恰當，是好看的小說。把一個眾人都熟悉的題材寫得有趣味，我們好像看到了老鍾、玉波和春枝三者的互相拉扯，作者是很好的編劇，所有的安排都恰如其分。但一開始也就可以猜測結尾，春枝可能是贏家。春枝這個人物塑造，顯出很溫暖的母性，有歷練也有擔當，尤其是叫男人「不要接」的那一段。

陳雨航：在我心中，這篇是這屆中比較沒有缺點又到位的作品。春枝的塑造除了溫暖、母性，還很精明能幹，把女性寫到這個地步，作者也很厲害。裡面有些安排很有喜劇效果，例如褲子破了讓人看光，就傳統寫實這一塊，我投他一票。

郭強生：我沒有投這一篇，我覺得唯一寫得好的只有春枝這個角色。故事的主角是老鍾——是一個老兵，但卻

是一個失敗的人物。故事背景看不出來是一九九〇年代剛開放兩岸交流的時候，或是二〇二〇年的臺灣，在時代背景抽空的情況下，是一個硬編出來的故事。而且我們為什麼要接受老鍾對李玉波所講的話：「妳是個妓女嗎？」就算是一般的男女相處也常出現腳踏兩條船，為何要故意塑造一個是來自中國大陸，一個是鄉土型的臺灣婦女？而且是用全知觀點來描寫配角李玉波，沒有觀照到她的內心。視角不平衡，加上時空背景模糊，流暢中有太多組裝，缺乏對社會改變的觀察和體會。

郝譽翔：這篇是完整也好看的小說，活潑、熱鬧、細節到位，小說的技巧純熟。但就如強生所說，這篇作品的時間和背景也讓我感覺困惑，在這個時代這樣的作品意義何在？老鍾是一個單薄的角色，男性自我中心，兩個女人爭著要他。對女性的想像，尤其是對李玉波的描寫是花枝招展、能言善道、把男人收拾得服服貼貼等刻板印象。

〈綠、橋〉

郝譽翔：感覺是個年輕有才氣的作者，剛開始看時不知道他要講什麼，可是越看越有滋味，他的文字和敘事有一種詩意，而且意象非常豐富，從日本橋到不斷出現的菁桐、父母的婚紗照等等，這幾個意象不斷交織在一起，呼應了小說的篇名。作者也是一個經營意象的高手，渲染力很強，包括精準掌握了女主角「我」和閨蜜的居家空間的描寫。媽媽離家出走，他們像福爾摩斯辦案開始追尋線索，尋找媽媽去哪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之後回到父母親當初拍結婚照的菁桐。這些年有很多家庭倫理的題材，但這篇

沒有落入窠臼，父母離異、母親出走對孩子是巨大的哀傷，但寫來哀而不傷，用三個孩子的角色撐起整篇小說，三個人物都處理得相當好，是一篇以抒情為主但能打動我的作品。

陳雨航：這篇作品講童年的某個時刻轉折造成生命的分歧點，藉由尋找的過程兜攏整個故事，文字淺白但影像感強烈，用字簡單吻合設定的年齡，是比較有新意的結構且缺點較少的作品，讀起來容易又不容易的一篇小说。

蔡素芬：這篇是以氛圍取勝。孩子打電話找不到離家出走的母親，故事沒有提到母親去哪裡，以及為什麼離家，可以猜測是因為夫妻吵架，但原因在這裡也不重要了，沒有交代反而迷人。回到菁桐時，看見一條乾掉的蛇，哥哥便回憶起曾經的家庭旅遊，蛇可以是一個隱喻，但作者可能還沒有能力去架構它。不斷回到菁桐和尋找的過程有一種疏離和淡漠，孩子們表現出害怕去揭開真相的心情。就小說整體經營而言，它的語彙、段落與反覆，是一種很特別的閱讀經驗。

郭強生：這篇充滿異國情調，沒有臺北味，連臺灣味都沒有，這三個小孩不像在臺灣長大。很像過去曾流行過的吉本芭娜娜小說的氣氛，寫得淡淡鬆鬆的，帶點迷離。我看不出來時間軸的順序，從母親離家那天起到結束，到底經過多久？故事中斷斷續續的意象，是集中在那幾天？或是拉得很長的一兩年？閱讀起來很吃力。對於母親離家這件事，能夠這麼波瀾不驚嗎？這篇感覺應該是在長大之後的回憶書寫，才能是這種沒有情緒的寫法。由於無法掌握時間，我沒有投這篇。

平路：這篇作品的優點是非常詩意，成功的營造一種氣氛，從頭到尾都沒有出軌、沒有違背，看得出是有文字功力。這篇作品的風格就像是故事中有句話：「這句太柯南了」，是日本動漫的風格、有類型感，

很快就能認出類型化裡的虛無感，讓整篇小說缺乏重心，找不到可以下錨的地方。

〈淨女〉

郝譽翔：這是讀起來很有感的一篇作品。故事中寫到月經、分泌物、對底褲清潔的堅持和困惑；傳達一種女性的原罪，對與生俱來的不潔飽含罪惡感和厭棄，而這種感覺是從母親傳給她的，她也一直困在母親的監視目光中，並且一直想向母親證明自己是潔白的。這樣的成長過程，是女性深層的集體恐懼，也是男性缺席的世界。以小說窺探成長的關鍵點以及兩性之間的辯證，將身體潔癖推到一個更深層的心理因素，處理得頗為精彩。

郭強生：這篇作品很不錯。一直在洗內褲，一再地弄髒一再地清洗，對男性而言是一件不曾注意到的事，原來女性成長的過程中要不斷地手洗內褲、擔心裙子漏滲。我想到史蒂芬·金的《魔女嘉莉》描述第一次月經對女性的影響，嘉莉母親的一個走火入魔的教徒，對於嘉莉有月經後開始施以邪惡的詛咒，認定這是不潔的而且會招來男性的慾望。我是透過這篇作品來彌補對〈淨女〉的認知。但故事中關於母親和猴子的蕾絲邊情節，似乎交代不清，比較可惜。

蔡素芬：這篇文章很好，描寫也很精準。故事影射女性性別意識的萌芽，運用母親是女同志進行對照。從小母親叮囑她要把自己的內褲洗乾淨，不要放到洗衣機裡面和其他衣服一起洗，可以看到性別的緊張感。在她發現母親是個女同志後，變得更緊繃，這種緊張也存在於她對室友的偷窺和觀察。當她問小米「有沒有男朋友？怎麼不去交男朋友」時，小米的態度是「妳是不是女同？不然為何對我示好？」從

女性私密處的清潔和女同情節呈現對女性身體的疑惑、覺察女性要對自己的身體捍衛到什麼地步，清潔到什麼程度。

平路：這是一篇女性小說，透過母親所傳遞的訊息探索厭女情節。母親往往是父權思想的最佳宣傳者與捍衛者，郝譽翔說的集體的恐懼，對自身的懷疑，和藉由清洗帶來的贖罪的意義，這部分寫得非常好。但就小說創作而言，母親的女同身分好像是刻意安排，母親一再強調女性的清潔和不潔，似乎不認同女性身體，偏偏自己是女同。這裡似乎有矛盾，矛盾對小說來講，正可以是張力所在，但為什麼有這個矛盾，中間的衝突處似乎應該要有一些鋪陳，很可惜，可能是最有張力的部分卻沒有交代。結尾時，她在母親的浴室洗澡時，產生那種乾淨的、不需要害怕的感覺，有些突兀，在轉折上不合理。

郝譽翔：我同意平路老師所說，閱讀時也有這樣的感受。關於女同部分的書寫和對自身的厭惡，應該是父權陰影下的投射，母親儼然是父權的代言人，可是最後轉折到母親是女同的時候，我也有類似拼貼的感覺，比較過不去。

陳雨航：這篇讀來是緩慢的、陰沉的，沒有談到性的部分，母親就對她的身體和貼身衣物那樣嚴格的要求，似乎要有更強烈的理由。另外，我對於這篇的時間感到困惑，例如，確認衣物還有十七分鐘才會洗完時，她回到房間裡面問室友：「妳為什麼都不交男朋友？」聽見室友回答後，主角不知怎地就哭了起來，哭了之後又有一段回溯。結束在房間中一場張力比較高的對話後，回到公用浴間看到洗衣機顯示剩三分鐘，她在房間裡的整個情節居然只有十四分鐘還包括「沉默在房裡慢慢漲大」，呈現一種非常舒緩的時間感，我不能說這樣的寫法有錯，但時間感沒有處理得很好，很在乎寫出精確的時間，反而

讓我得到相反的效果。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針對一票以上的作品給分，共十篇，最高六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平路一分、郝譽翔六分、郭強生六分、蔡素芬六分），共十九分。
- 〈綠、橋〉（平路三分、郝譽翔五分、郭強生二分、陳雨航五分、蔡素芬三分），共十八分。
- 〈淨女〉（平路二分、郝譽翔四分、郭強生四分、陳雨航二分、蔡素芬五分），共十七分。
- 〈老鍾〉（平路四分、郝譽翔二分、陳雨航三分、蔡素芬四分），共十三分。
- 〈孟甲〉（平路六分、郝譽翔一分、郭強生五分、陳雨航一分），共十三分。
- 〈阿蓮〉（平路五分、郝譽翔三分、蔡素芬一分），共九分。
- 〈之後〉（郭強生三分、陳雨航六分），共九分。
- 〈夜遊〉（陳雨航四分），共四分。
- 〈圈養〉（蔡素芬二分），共二分。
- 〈異土〉（郭強生一分），共一分。

因〈老鍾〉、〈孟甲〉同分，評審討論兩篇作品得分的狀況。〈孟甲〉有獲得兩位評審給分的第一高與第二高，而〈老鍾〉獲得評審的給分屬於比較後段。最後評審以舉手表決方式，全數同意由〈孟甲〉獲得優等獎。決審結果出爐，首獎為〈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評審獎為〈綠、橋〉，優等獎為〈淨女〉、〈孟甲〉。會議圓滿結束。